

的種次流水編號。

例如：

統一書號：9017·968

定價：2.30 元

數字「9」係表示「人大法」的第9大類(語言文字類的號碼)，而「017」係表示商務印書館的代碼；數字「968」係表示該書為商務出版語言文字類第968種的圖書種次編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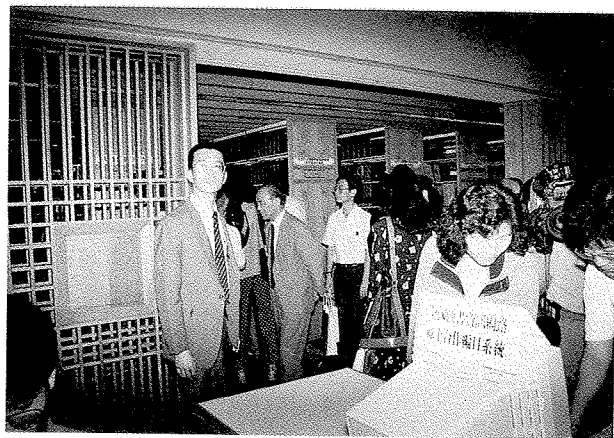
由於所收大陸圖書採「全國統一書號」者亦有之。爰將「人大法」與「中圖法」基本大類予以對照，將「統一書號」的「人大法」轉為「中圖法」分類。又「統一書號」未載出版社代碼者，逕查「圖書出版管理手冊」(新聞出版署圖書管理司編，瀋陽，遼寧大學，1991年出版)所載。

著錄方面，為配合時間特採簡要著錄方式著錄，著錄文字，以被著錄圖書所用字體為準。為迅速處理，採訪組特設計印製卡片(如附樣式)，俾著錄後，由編目組影印一式3份，移作目錄卡片排列目錄櫃，計有分類目錄、書名目錄、著者目錄，供眾檢索。

(索書號)	書名
	著譯者
收到期	出版地
	出版年
來源	頁/冊數
	面 裝訂 價格
	登錄號

(12.5×7.5公分)

大陸圖書展覽前，總務組已預備所需書架，完成發包，招商承製，故4月下旬書架已裝設完成，減輕不少時限的壓力。圖書整理初期，採訪組臨時雇用人員6名，從事大陸圖書蓋館藏印、卡片著錄、貼書標三項工作。至4月下旬，閱覽組並增派人員5名加入上項工作，另臨時雇用人員10人，將各書加裝防竊磁條，並於5月上旬，開始估算各類書所需書架數，進行圖書陸續上架。為如期開放，同人們擁擠於大書庫內書架走道上往返穿梭，認真負責的精神實令人敬佩。其間，編目組派員6名，將屬若干「人大法」分類各書，轉換為「中圖法」分類，並影印卡片，排入



大陸資料室啟用當日吸引各界人士前來參觀

目錄櫃，亦極辛勞。

及至5月中旬圖書排架完竣，各項指標及目錄櫃使用說明亦陸續完成，5月19日順利完成大陸資料室開放。

本館大陸資料室的成立，對海峽兩岸學術的交流是有其深遠的意義的。為掌握大陸資訊，提供更完善的服務，今已邁出成功的第一步，這對整個文化學術界來說確是一大喜訊。

國立中央圖書館資訊網路系統 啓用儀式

時間：民國83年10月1日(星期六)

地點：中央圖書館二樓閱覽大廳

歡迎圖書館界、資訊界及各界民衆蒞臨參觀指導

「建構資訊高速公路圖書館 應扮演的角色」學術研討會

時間：民國83年10月1日(星期六)

地點：中央圖書館文教區三樓國際會議廳

中國國際圖書館六十年簡史

黃淵泉 中央圖書館編目組編纂

一、創辦經過

1932年9月中華民國開國元老李石曾先生(1881-1973)，至瑞士日內瓦出席國際聯盟文化合作年會，並在大會中以法語演講「東西文化有關問題」，聽者動容。事後某日在旅館，與中國駐歐外交人士共餐，閒談如何加強中華文化傳播西方，促進國際社會文化交流。石老默示關注，但不深談。翌日清晨石老即提出設立「中國國際圖書館」的計畫草案，附加藍圖，並檢出若干中文圖書雜誌，一併陳列於旅館之小客廳內。即日約請中外人士茶會，提議籌設中國國際圖書館，獲得熱烈響應(註1)。石老即邀倍爾開(德國柏林大學教授)、赫禮歐(法國前內閣總理)及吳稚暉共同為創辦人，積極籌設(註2)。

1933年7月1日中國國際圖書館正式在國際聯盟所在地日內瓦佛老僧街5號成立。法文館名為Bibliothèque Sino-Internationale，據李石老自己的說明，「中國國際」一詞，意指「在國際中有中國的分分子」，因為如果國際文化沒有中國文化在內，將是殘缺不全的，不能算是完整的國際文化。該館以「介紹中國數千年之文化於世界，使各國多數人士對於中國有真確之認識，並以中國出版物之材料，供國際機關諮詢之用及溝通中西文化為宗旨」。時國內外各界人士熱烈贊助，或捐基金或贈圖書，風起雲隨，盛極一時，圖書來源，除李氏江蘇高陽家藏珍籍外，尚有江蘇南通中學圖書館及山西省立圖書館贈送部分圖書，以及該館陸續購藏。至1934年夏，館藏中文圖書約十萬餘冊，西文圖書約一萬餘冊，雜誌報紙千餘種(註3)，儼然成為歐洲的漢學研究重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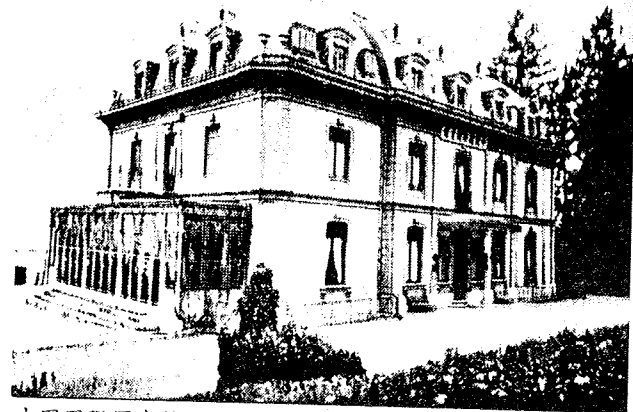
中國國際圖書館原計畫在歐亞美三洲各設圖書館，其設在歐洲者，稱「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是為總館，總館長胡天石博士；其設於亞洲的分館稱「上海中國國際圖書館」，館址在上海市福開森路393號，館長為圖書館專家馮陳祖怡女士(註4)。另曾籌

設分館「紐約中國國際圖書館」及預定1937年設立「北平中國國際圖書館」(註5)，但後來因為中日戰爭爆發，此籌設中的兩個分館並未實現。而且上海分館也於抗戰初期，隨上海淪陷而停辦。惟有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不絕如縷的生存下來，60年歷盡橫跨歐美亞三洲，漂泊搬遷生涯。

二、日內瓦湖濱時期

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成立一年來，以藏書激增，原來館舍狹陋，已漸感不敷使用，乃另覓新館舍，於1934年8月20日遷入，新館舍為西方宮殿式建築，本為著名之莫達雷特宮，位於日內瓦湖南岸，與北岸的國際聯盟新建大廈遙遙相映，交通便利，環境秀麗，正是「花草芳園，紅霞欲滴，松柏翠梧，綠蔭可挹」。門前有噴水池，圍基至廣，約莫百餘畝，樓共五層，有房40餘間，地下一層為僕役室、廚房、貯藏室、休息室，一樓為閱覽室、雜誌室、報紙室、演講室、問訊室，二樓為館長室、秘書室、收發室、編目室、會議室、會客室，三樓為中西文書庫，四樓則置報紙(註6)。1937年10月該館再遷至城中湖濱威爾遜大街53號，原國際聯盟舊廈軍縮會議屋內。一樓大半做為博物館部陳列室，二樓為圖書館，三樓為演講集會之用，地點適中，房舍更為寬大。

該館的館藏發展政策規定為百分之60的中文圖書，百分之25的西文漢學圖書，百分之10的普通西文應用圖書，百分之5的中國留學生論文中文新書(註7)。可見日內瓦總館的藏書以中文圖書及西文漢學圖書為主，中重於西。而上海分館的藏書則西重於中，蓋因總館在歐洲，分館在國內，館藏發展政策自然不同。館藏中有兩部珍籍，並稱該館的「鎮館之寶」，一部是明拓本唐開成石經，據稱是明代從今西安原唐代太學門前所立十三經石碑上拓下來，剪裁裝訂成117冊。另一部則是古今圖書集成，這是清光緒年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委上海同文書局，據銅模活字本



中國國際圖書館日內瓦館舍

石印者，共印 101 部，做為贈送歐美各國政府的禮物。李石老尊翁李鴻藻文正公曾任總理衙門總署大臣，「歷蒙頒賞書畫及諸上方珍物」(註 8)，獲賜一部實屬正常。而印成之後，棧房失火，燼餘不及半部，則此部典籍，更顯珍貴(註 9)。此外，尚有各省通志縣志及民國以後中央機關及省市政府公報、民初雜誌報紙。

1935 年底該館購得德國著名漢學家徐威廉博士(Prof. Schiiler)西文漢學遺書，由德國裝箱運到日內瓦(註 10)。該館也收藏大批中國 30 年代照片一千餘幀，大抵可分為建築、名勝古蹟、風景、時事、風俗、古樂器、戲劇與電影等七大類。該館收藏有近二千冊國內高初中學各科教科書，以供中國留歐勤工儉學學生使用。

該館的圖書編目，採用現代化的標準卡片編製目錄。中西文圖書有書名片、著者片和分類片，西文圖書則將書名和著者片混合排列，但是圖書的排架卻採取歐洲傳統式的依登錄號排列。登錄號首位為英文字母，如中文線裝書以 V 為首，中文普通書為 W，日文書為 J，西文書為 Y……。每部書一號，因此登錄號就是索書號，這種方式在圖書登錄、排架、閱覽、清點工作時，頗稱方便，又不必按類預留書架位置，節省書架空隙。對於按類找書的讀者，也編有分類片，似採用國際十進分類法，但只在分類目錄上置類目導片，卡片並不記載分類號。該館並特印製藏書票，貼於每冊圖書的扉頁。(圖見次頁)

該館平時除蒐集中西圖書供給全歐人士閱覽外，並創辦雜誌，設置中國印字局，剪輯中西文日報，設立中文班，舉辦展覽會、茶會、演講會、學術會議，

對於中華文化宣揚不遺餘力，成績斐然。現舉其數項略述於下(註 11)：

(一)舉辦展覽會

舉辦各項展覽會是推廣服務中重要活動，1934 年 7 月在館中舉辦「故宮古畫影片展覽會」，9 月在日內瓦市政府大廈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會」，1935 年春在舊館址舉辦「中國兒童繪畫展覽會」，事後並巡迴川列舒展出 2 月，比京布魯塞爾展覽 1 月(註 12)。10 月 10 日在舊館址舉辦「中國照片展覽」2 星期(註 13)。抗戰之初，該館即發起舉辦「抗戰照片展覽會」，在新館展覽大廳，展示國軍器械之進步、軍民之英勇精神、及各城市被炸等照片數百幀，加注西文說明，連同地圖、圖畫、抗戰標語、英法文傳單小冊子及一切參考文獻。展期一再展延至三個月之久。此後這批照片及資料，經常借供法國中國人民之友社發行之「中國月刊」、瑞士之「星期周刊」刊登，藉以揭露日軍的侵略暴行。在城中湖濱新館並常與華僑團體合辦「抗戰」與「文化」宣傳二種性質的演講會，放映國產影片或抗戰新聞紀錄片。

(二)致力出版事業

該館為介紹中國數千年文化於世界，以期各國人士對中國有正確認識，於 1934 年 8 月創刊英法德文「東西文化」*Orient et Occident* 月刊，因內容純係文藝性質，不涉政治，頗得各國人士歡迎。1935 年夏季再創刊「中國畫報」月刊，登載中國書畫及文藝作品，圖文並茂，亦用英法德文撰述，也非常受歡迎。其他尚出版單行本，計有「中國國際圖書館概況」(1934 年版，印有中英法德文本四種)，「中國國際圖書館概況提要」(1934 年版，英法文本)，「中國國際圖書館圖冊」(1934 年版，中法文對照)，「中國國際圖書館叢書」共出版十多集，其較著者有「中國之舊劇」、「老子及生理學」、「中國人口研究」、「羅羅文字與字跡」、「中國交通研究」、「中國鋼鐵業」。從 1935 年至 1944 年每年年終出版「中國藝術日曆」，「中國國際圖書館景片」30 張。該館為籌辦中文雜誌「西方雜誌」月刊、「國際文化消息」半年刊，曾在 1935 年初與瑞士著名印刷廠孔狄舒號共同組織中國國際印字局，除印製該館的出版品外，也承印中外委託文件及書報。盡力宣揚中華文化及便利僑胞(註 14)。

(三)推展國民外交

瑞士日內瓦為當時國際聯盟所在地，每年國際會

議在該地舉行，不下百次。該館時常乘機在館中開茶會招待各國出席代表，及來訪著名學者、記者、外交界人士。抗戰時期，除自行舉行茶會外，並將會場借予中國國聯代表辦事處，中國出席國際勞工大會代表團等舉行茶會。該館亦常籌募賑濟工作，如 1938 年 9 月至 11 月借瑞士收藏家珍藏之歷代皇家古裝刺繡刻絲展覽會，收取門票，發售目錄，結餘款悉捐寄國內救濟難童。1937、8 年冬，協助瑞士中國婦女會、華僑抗敵後援會，先後在日內瓦等地舉行遊藝籌款會，並向瑞士各藥廠募捐醫械藥品。1937 年 10 月贊助英國大學互助會舉辦音樂會，為中國受難大學生籌款，所得悉數匯寄國內的全國賑濟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

(四)協助國內圖書館事業

該館籌備之初，固曾向國內圖書館界、出版界徵求圖書，正式成立後，立即陸續回饋國內圖書館界，如 1934 年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第七屆大會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中華圖書館協會推請該館館長胡天石為代表與會，翌年第八屆大會仍在馬德里召開，則由上海分館館長馮陳祖怡與中華圖協代表汪長炳共同出席。1934 年 10 月 10 日在上海館舉辦世界圖書館展覽會，為期 7 天，展出世界 16 國 66 所著名國立圖書館、大學圖書館，以及國內 24 所各大圖書館的照片、圖樣表冊、出版品等共 1,200 餘件。11 月 1 日至 7 日移至國立北平圖書館梁啟超紀念室展出。這些展覽品由該館日內瓦總館收集彙寄國內展出，國內部分則由上海分館收集，展後仍物歸原主(註 15)。這項圖書館展覽會是國內首次，對國內推動圖書館事業影響深遠。抗戰時期，該館為讓西方人士了解日軍摧毀中國文化機關實況，屢次去函世界各國書局、圖書館、大學及其他文化機關說明，強調中國圖書館界正擬復興，請求協助，獲得熱烈回應。如瑞士圖書館協會、國際勞工局圖書館及英瑞各書局、圖書館紛紛響應，寄贈大量圖書至該館，轉寄國內。中華圖書館協會為與西歐圖書館界聯繫，特在該館設置駐歐辦事處。

(五)借與駐外有關團體辦公

該館新址房舍寬大，地位適中、辦事便利，是以中國駐外機關團體常借該館為辦事處。基於團結互助精神，除概予允諾不收任何費用外，並義務提供人力、物力支援。先後借用單位有瑞士華僑抗敵後援會、中華圖書館協會駐歐通訊處、國際反侵略中國分會駐

外代表團辦事處、世界文化合作中國代表團辦事處、倫敦援華委員會、國民外交協會、全國賑濟委員會等七個單位。

總之，中國國際圖書館在 20 年日內瓦時期，所從事的工作除圖書館業務外，尚負起宣揚中華文化，協助祖國抗戰的重要角色。對中國乃至國際社會的貢獻，實遠超過任何一所國內圖書館。這段 20 年光陰可說是該館的黃金時期。

三、播遷烏拉圭時期

1949 年底，中國大陸全部淪陷，中央政府遷徙至臺北，局勢極不穩定。中國國際圖書館頓失依附的對象。瑞士政府不久即承認中共政權，同時好心示意，將這些藏書遷移，以免落入中共手中。李石老徬徨考慮之際，由香港航向亞、非、南美巴西尋覓適當地點，適遇烏拉圭孟都大學何篤修教授，經其引介，竟獲烏拉圭文教部長的同意，出資二萬美金，將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館藏，悉數遷至有「南美瑞士」之稱的烏拉圭(註 16)。1951 年圖書館藏書陸續裝箱啟運。當時館長已由蕭瑜教授擔任，也一併移居烏國。這次該館總計搬運了 456 箱，總重 400 餘公噸。包括中國古版線裝書近 3 千部 5 萬冊，中西文普通圖書約 6 萬冊、雜誌 300 餘種，其他瓷器、銅器、刺繡、中國書畫、中國樂器、平劇臉譜、戲服、家具等(註 17)。

運抵烏京孟都後，存放在烏拉圭國家圖書館二樓特闢的中國廳。據稱烏國文教部同時約定，這些中國圖書不得再離開烏拉圭國境，李石老審酌當時情勢，只得勉強答應。但也登記為「世界社中國國際圖書館」，永斷中共染指意圖。但遷至烏拉圭以後的中國國際圖書館，經營格局、人力經費、房舍環境等均明顯萎縮。房舍是寄居他人籬下，經費只靠國內教育部少數經費資助，人力更是缺乏。因此，抵烏初期 3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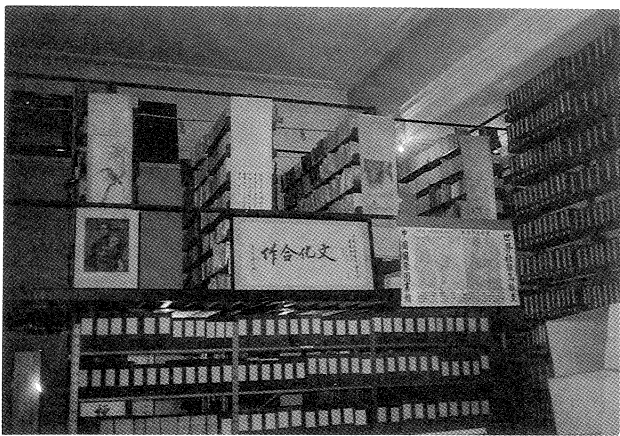
，大部分書籍仍原封不動存放在地下室及中國廳的角落。先行開箱陳列的是一些中國書畫文物。蕭瑜館長夫婦擅於詩詞書畫，雖曾設帳教授烏籍青年中文及中國書畫，而圖書館業務卻遲



中國國際圖書館藏書票

遲未能恢復。1954年10月李石老至孟都為該館主持復館典禮，一些有關活動不方便在該館寄居的中國廳舉辦，而改在孟都的華僑會館、李石老寄寓的達觀里重文館，及「中山學院」舉行。1967年蕭瑜夫婦相繼去世後，由書法家于還素繼任館長，不久即辭職返回臺灣。從此館務幾乎完全陷於停頓。其間比較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5月李石老以館藏珍品唐顏真卿劉中使帖及元趙孟頫絕交書及明清民初名人書札共840件，讓與臺北故宮博物院永久收藏(註18)。1973年李石老以93歲高齡逝世後，該館可說已停止所有活動。僅由旅居烏拉圭僑領，也是李石老內弟的林世謹博士偶而就近照料。

直到1981年8月，夏功權大使駐節孟都以後，為促進中烏兩國文化交流，深知該批藏書至為珍貴，乃發動大使館館員及眷屬、僑胞，合力開箱整理，費時兩個月，始將全部圖書排列上架。並商請國內教育部選派圖書館專家，前往孟都協助整編目錄。1983年1月教育部遴派國立中央圖書館黃淵泉偕同國立故宮博物院王福壽赴烏主辦其事。歷時半年，完成中文古版舊籍考編工作，所編目錄採用「中國編目規則」並攜回國內，以電腦編印「中國國際圖書館中文舊籍目錄」(1984年出版)(註19)，該書依四庫分類法編列，並有書名及著者索引，中西文對照。西班牙文四庫分類表及編例由外交部練日扶專員協助翻譯。該書出版之後，曾分贈國內外各大圖書館。這也是全世界首部以電腦編印，採用「中國編目規則」的中文線裝書目錄。1983年5月教育部聘請劉秉南教授赴烏教授中文，世界社亦聘其兼任「世界社中國國際圖書館」館長(註20)。但因通曉中文的當地人士寥寥無幾，



中國國際圖書館藏書自烏拉圭國家圖書館中國廳搬遷回國前最後一瞥

又限於人力，該館業務始終無法推展。筆者在烏半年中，只有一位二代華裔青年來館查閱中國水墨畫資料。1987年初，國立中央圖書館經由中烏文化經濟協會、駐烏拉圭大使館協助，向烏國家圖書館借出明拓本唐開成石經117冊，空運回臺北，拍攝成縮影片，原書則在11月運還。雖兩個月後中烏外交暫時中斷，但這項試探工作，似也透露將這批藏書運回國內的可能。1991年初擔任代館長的林世謹博士，以年事已高，向教育部表示無法兼顧這些藏書，教育部即會同外交部與烏拉圭政府交涉。並曾指派駐中南美洲文化參事黃瀧文親赴該館評估，經黃參事力陳，我方態度漸趨積極。1992年7月駐烏拉圭臺北經濟辦事處成立，陳明德代表到任後，更積極交涉。終於在1993年春，雙方文教部達成協議，由我方教育部提供30萬元美金，贈與烏國國家圖書館做為購置圖書館自動化設備經費，世界社開具授權書後，教育部即於1993年6月指派筆者專程赴烏辦理運回該館藏書事宜。經約半個多月的整理，裝成982個書箱，書畫雜件32包，共三個貨櫃。委由太古船運公司於7月31日自孟都啟航，9月17日抵基隆港，9月23日運抵國立中央圖書館。

四、重回國內再生時期

教育部曾函示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將運回的這批書藏完全交由本館典藏處理(註21)。因此本館立即成立「烏拉圭中國國際圖書館運回藏書處理小組」研商具體做法。全部藏書運抵後，即分批先行薰蒸消毒，再經點收登錄、整理目錄、黏貼防盜磁條，製作書架，排列上架，終於在今(1994)年5月19日開放閱覽。除中文舊籍線裝書清以前版本放置於特藏組善本書庫外，其餘全部置於六樓大陸資料室，採開架式供眾閱覽。但翌日經報紙輿論反應，遂又將民初線裝書改入特藏組書庫，期刊、官書(公報)分別入藏期刊股、官書股。另擇若干民初比較珍貴中文普通圖書，收藏於七樓中文總書庫。因此，目前這批原中國國際圖書館藏書在本館內分藏五處。將來計畫陸續拍攝縮影片，以兼顧提供閱覽與典藏保存，25捲電影片則洽請國家電影資料館轉錄成錄影帶。並且所有藏書將分批重新編目，輸入電腦，以利查尋。

中國國際圖書館成立於1933年7月，幾乎與本館同時，其藏書由中國上海，而至瑞士日內瓦，再播遷至烏拉圭孟都，於1993年運回臺灣本館，恰滿60



中國國際圖書館藏書包羅萬象，有線裝書、中外文圖書、民國25年以前之雜誌、政府公報及各式圖表等，甚具參考價值

周年，環繞地球一週後，重回國人懷抱。相信當年諸位創辦人，若地下有知，當亦會同感欣慰。吾人在緬懷前賢創辦中國國際圖書館崇高理想和重大貢獻之餘，更應珍惜呵護這批圖書，讓這個知識寶庫繼續傳布永恆不息的智慧光芒。

五、餘 聞

這批藏書運回入藏本館，是本館在臺灣復館以來最大一次入藏圖書，在參與處理的過程中，筆者接觸到下列幾件事值得一提：

(一)中國國際圖書館書架的排列以語文區分後，各書均依登錄號排列，在閉架式閱覽制度下，這種方式最節省書架空間，若目錄編製完整，混合排入總目錄中，雖將全部藏書集中放置，亦可避免「館中有館」，而能保持這批藏書的特色。

(二)檢視當年所編目錄卡片及登錄簿時，發現大部分均出自本館前閱覽組劉崇仁主任手筆，當時他正留學日內瓦社會教育學院圖書館系，字跡端莊溫潤，正直如其人，可能因此成為李石老長孫女李愛蓮女士的夫婿。可惜劉主任未能重睹當年親筆字跡。

(三)5月20日早晨，筆者接獲一臺北陳姓市民電話，謂其母張氏於前日看到電視新聞中，一眼認出唐開成石經拓本，可能是六十幾年前，河北富商張旭東府第被土匪所搶去的三件「傳家之寶」之一。陳張老太太在電話中，激動飲泣，細說62年前她六歲時，除夕夜被搶經過。若其言真實，則這一部「鎮館之寶」流傳經過，就頗富傳奇性。

(四)5月下旬筆者接到教育家司琦先生來函稱，他正撰寫「中國小學教科書發展史」，看到中央日報刊

布這批藏書中有一套「新式標點符號使用表」的掛圖，深覺當年吳稚暉先生等推行國語運動時，此新式標點符號制訂，貢獻頗大，欲函索此掛圖照片刊載書中。由此可見，這批藏書確應妥善典藏，仔細整理，提供國人發掘寶礦。

附 註

1. 陳紀澄，「一代振奇人：李石曾傳」(臺北：近代中國雜誌社，民71)，頁250，333-335。
2. 「中國國際圖書館平分館籌備處即將成立」，[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2卷6期(民26年6月)，頁25。
3. 「上海中國國際圖書館近況」，[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1卷2期(民24年10月)，頁42。
4. 「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舉辦中國照片展覽」，[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1卷3期(民24年12月)，頁32。
5. 同註1。
6. 「日內瓦湖之濱，中國國際圖書館記」，[上海晨報]，民24年12月1日。
7. 「中國國際圖書館購置德國漢學家徐氏遺書」，[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1卷4期(民25年2月)，頁32。
8. 李宗侗、劉鳳翰，[清李文正公鴻藻年譜](臺北：臺灣商務，民70)下冊譜後頁44。
9. 蔣復璁，「古今圖書集成的前因後果」，[文星]83期(民53年9月)，頁10-15。
10. 同註7。
11. 胡天石，「中國國際圖書館與抗戰」，[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4卷4期(民29年1月)，頁3-5。
12. 「中國兒童繪畫展——係中國國際圖書館主辦在日內瓦舉行極博佳評」，[時事新報]，民24年5月27日。
13. 同註4。
14. 「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致力出版事業」，[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1卷5期(民25年4月)，頁36-37；「中國國際圖書館設立印字局」，11卷6期(民25年6月)，頁43。
15. [上海民報]，民23年10月12日；[京報]，民23年10月29日。
16. 同註1，頁268。
17. 黃淵泉，「烏拉圭的中國國際圖書館與林世謹博士」，[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2卷2期(民79年5月)，頁2-3。
18. 同註1，頁296。
19. 朱雁森序，[中國國際圖書館中文舊籍目錄](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民73年)，頁I-II。
20. 同前書，吳延環序，頁IX。
21. 教育部民82年6月8日臺(82)文030928號函。